

北京史苑

(第三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北京史苑》编辑部 编

北京出版社

北京史苑

(第三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北京史苑》编辑部 编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北京史苑》是一种知识性、学术性读物。本辑有“燕京春秋”、“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经济史话”、“宫廷史话”、“水利史话”、“文物考古”、“名人轶事”、“名人故居”、“掌故丛谈”、“风景名胜”、“史料评介”、“文献丛考”等栏目，内容丰富，雅俗共赏，可以满足多方面读者的需要。

北 京 史 苑

Beijing shiYuan

第 三 辑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北京史苑》编辑部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 山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22,000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200

书号：11071·239 定价：2.70元

目 录

燕 京 春 秋

- 关于燕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葛英会 (1)
试论刘秉忠的历史作用·····颜吉鹤 (21)
顺天保明寺考·····李世瑜 (33)
略论雍正帝整顿吏治·····陈 洪 (64)
“三·一八”惨案与国民军·····王善中 (77)

史 学 论 丛

- 奉阳君三说析·····金 毅 (89)
试论隋末北方诸雄与突厥关系种种·····臧 嵘 (102)

经 济 史 话

- 明代北京的庄田·····于德源 (117)
王府井大街的兴起和发展·····宗泉超 (128)
清代北京的造花业·····李 良 (138)

历 史 人 物

- 李大钊与蔡元培·····黄 真 姚维斗 (142)
饶伸与《学海君道部》·····阎崇年 (148)
徐贞明与《潞水客谈》·····高起祥 (156)

赛金花史料初探.....叶祖孚 (165)

历史地理

黄帝史迹考

——涿鹿城、釜山、桥山考.....王北辰 (176)

蓟镇长城的几个问题.....於福顺 (193)

马甸小考.....王 铭 (202)

水利史话

历史上滹沱河之利、害及其平原地区的盐

渍化问题.....闻性真 (210)

北京三里河考.....孙玉山 (219)

官厅水库话沧桑.....侯 塘 (232)

文物考古

北京最早印刷品的发现及其雕造寺庙考略.....郑恩淮 (237)

新发现的辽应历五年经幢题记考释.....刘精义 齐 心 (256)

真觉寺《明宪宗御制金刚宝座碑》碑文考

.....马建农 (267)

北京西山辛亥以来名人墓葬及刻石.....常富春 (277)

宫廷史话

“壬寅宫变”的地点、起因及事后.....无 国 (289)

从薛蟠送妹待选谈起

——关于清代的秀女制度.....王道成 (303)

康熙皇帝的南书房·····宋 毅 (317)

坛 庙 寺 观

京师文昌帝君庙小志·····李 乔 (329)

花市清真寺·····李福良 (334)

名 人 轶 事

郑板桥游西山·····张必忠 (339)

慈禧与贯市清真寺·····王顺德 (345)

名 人 故 居

匣剑已闻穿屋去 井栏犹见傍村留

——张华故居八角井栏沧桑史话·····李丙鑫 (348)

郡王故府今尚存

——曹雪芹京华遗迹考·····顾平旦 (352)

掌 故 丛 谈

鬼门关——“京畿军政执法处”·····赵蕙蓉 (356)

鸱吻与柏梁体诗·····穆江山 (362)

明司礼监大藏经厂的盛衰·····韦祖辉 (364)

北京芥子园·····史明迅 (369)

漫话吉兆胡同·····王晓芳 (372)

风 景 名 胜

什刹海昔日景物杂述·····赵光华 (374)

玉泉名胜与旅游·····雯 霞 (380)

史料评介

-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大都的社会生活……陈高华 (386)
-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北京史料……姜纬堂 (396)
- 清文渊阁建筑工程补记
- 故宫建筑史料整理……王璞子 (410)

文献丛考

- 明刻《北京城宫殿之图》
- 介绍日本珍藏的一幅北京古地图……任金城 (423)
- 最早的北京游览指南《都门纪略》……关世沅 (430)
- 《北京女伶百咏》的作者是谁……赵明奇 (440)
- 附：《北京城宫殿之图》

关于燕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葛 英 会

一、前 言

燕国在我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迟到商代后期，燕已经是商王国的重要藩属之一；在西周时代，它是周王室在北方的主要邦国；到东周时代，它逐渐崛起并跻身于战国七强。但是，有关燕国的历史，在诸种史籍中，仅记其梗概而已。燕国早期历史上的一些主要问题，诸如封地问题，都邑问题，简而不明，众说不一；燕国历世公、侯的谥号反复重迭，似乎是一笔糊涂账。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燕国的社会概况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课题。

世界文明史的进程表明，一切文明民族的初史时期，都是直接脱胎于原始氏族部落，并带着浓厚的军事民主的遗迹，逐渐发展成早期奴隶制的小邦小国。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流行于全部古代世界的各大陆之间”的氏族部落组织，“由达到文明之域的部落将其带入历史时代”。^①

典籍所载，当夏、商、周三代之时的古代中国正是处在这样的时期中。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氏族制的普遍性”，商务印书馆，1971年译本，第一册第97页。

《吕氏春秋·用民》：“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天下三千余国。”

《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

《汉书·贾山传》：“昔者，周盖千八百国。”

以上所谓“国”，应指部族(或氏族)而言，故文献上亦称之为“氏”，如夏代的斟寻氏、有鬲氏、有穷氏，殷代的北殷氏、空桐氏、目夷氏等。这些“国”或“氏”以千、万计，足见其时氏族的遗迹尚未消失，西周的分封制即应是基于氏族结构建立起来的，故王国维把周代社会仍看作是诸侯的联盟。^①当然，在商周时代，建立在阶级矛盾之上的国家已经出现，但氏族的残余仍旧存在。这是阶级国家与氏族制并存与消长的时期。古燕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它的社会概况亦应大体如此。

金文资料证明，在商代晚期，燕国社会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残存着部落联盟的遗迹。如果以燕地的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可以发现，在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燕的国家乃是建立在部族联合的基础之上的。部族与部族联合的存在，是燕国历史上封地、都邑、世系诸种问题的症结所在。

既往的七十年代是燕国古文化发现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期。借助古燕国的历史文物，使我们对西周初期燕国的疆域乃至该地区一些部族的情况有了轮廓的认识。燕地出土的大批青铜器与燕国国族徽号的确认，以及它们由商到周的自然延伸，使我们对古燕历史的认识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本文试图通过金文徽号所反映的燕国部族以及其部族与封地、都邑、世系几方面的联系，对燕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国社会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浅显的见解，不当之处，敬请同志们赐教。

二、金文氏族徽号所反映的燕国部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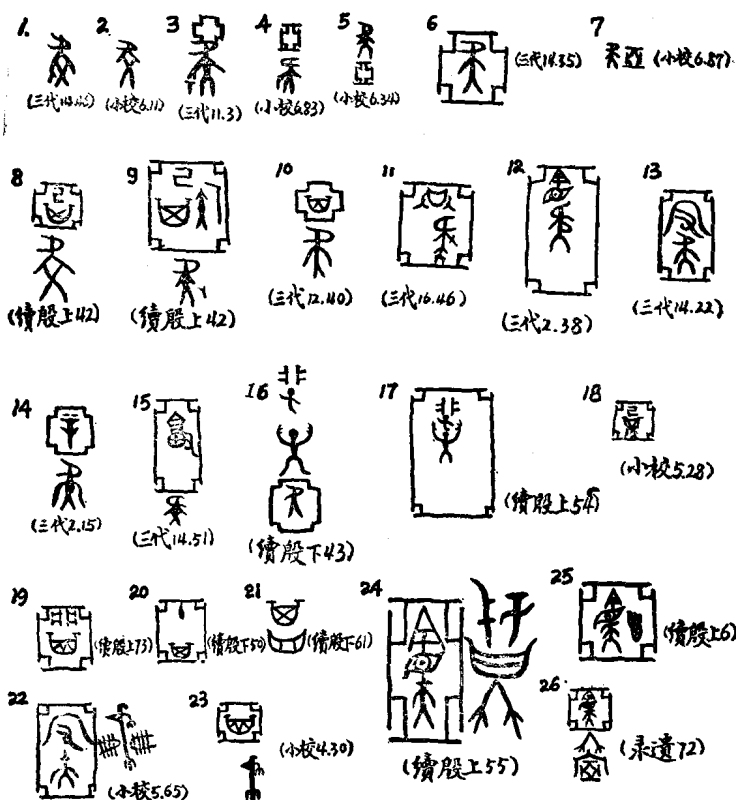
世界上古史资料表明，分布于古代世界各大陆之间的原始氏族部落，普遍存在着使用氏族(或部落)图腾的习俗。在我国的古籍中，把氏族崇信的图腾称之为“物”或“徽帜”，这是我国在初史阶段中仍保留着氏族遗痕的重要证据。保留在甲骨文、金文中的商周时期的氏族名称或徽号就有数百种之多。^①近年来在燕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多件载有以“燕”为氏族(或部族)徽号的铭文。这些铭有“燕”图腾的器物，以其确凿无误的出土地点，及同出的大批“燕侯”铭文，证明将其释作燕并看作燕部族的徽号是有道理的。铭有该种徽号的铜器，在解放前已有大批出土，但由于多出自盗掘，其出土地皆不得而知。然据解放以来所得载有该种徽号的器物大都出自燕地的事实，将以往所出的这类器物归于燕器，也是顺理成章的。另外，房山县琉璃河古燕都遗址，曾发现多座被盗掘的燕侯墓葬，也给这个推测一个有力的旁证。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将燕部族及其分支的徽号，表列于下：

如图一中 1—7 所列图形，吴大澂《窰斋集古录》率先将其释作燕字，尔后刘体智《小校经阁金石文字》也采用了相同的释法。前不久，北京大学邹衡先生也将此徽号释作燕，并以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给予说明。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解释。^②

如图一各徽号所示，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与“燕”字徽号

①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的图象记号”，载《东方学报》，京都第 39 册。

②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 270 页。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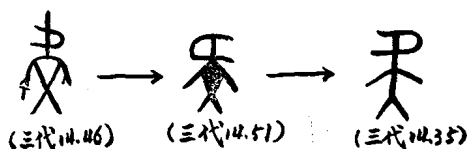
(多加亚字框，下称亚燕)相关联的诸种徽号绝非一个部族所独有的。图一中8—16所列各徽号在亚燕这个标识上又添加上各种不同的字样，随即区别为共同使用亚燕徽号的不同分支的标识。这些分支，我们搜集到七个，即图一之8(9、10、18同)、11、12、13、14、15、16。图一所列1—16例中，1—7是燕的国族徽号，8—16是燕国各分族的徽号。即用作国族徽号时，仅以燕或亚燕组成，凡用作各分族徽号时，都是由亚燕与各分族的名称复合而成。亚燕是各

分族徽号共同具备的成分，它们的不同，是在这个共同成分上添加了各自的名称。因而，“亚燕”这个徽号不仅仅是属于某一支的，而是各分支共同使用的。这正表明各分支与燕部族之间的从属关系，同时也表明各个分族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另外，对于亚燕徽号本身，以及亚燕族系中较为特殊的徽号，作如下几点说明。

(一) 亚燕这个徽号，有各种不同变体，可由下述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燕字书体的变化，依其时代的前后，可排列成如下的序列。



图二

表示燕子头身的两部分有分书、合书(如图一·2)两种；头部方向有向左(如图一·1)向右(如图一·4)两种；燕子的两翅下有无物(图一·2)有物(图一·3)两种；燕身部分有中空(图一·8)、填充(图一·9)、单线(图一·13)三种。

2. 亚框与燕字在书写位置上有分书(图一·4)、合书(图一·3)两种。合书者燕在亚下；分书者燕或在亚上(图一·5)，或在亚下(图一·4)，或在亚侧(图一·7)，或在亚中(图一·6)。

然而，不管亚与燕在书体上，在相对位置上有何种变化，这个徽号始终以燕字为主体(或加亚字框)组成，燕字一直保持着燕子的象形特征。

(二) 一些分族的徽号往往不署国族徽号“燕”，而仅仅以分族名称与亚字复合而成(如图一·17、18)。可见分族徽号亦往往不

具国族徽号“燕”而独立出现。

(三) 两个分族的名称共同署于同一亚形字框（或不具亚形）当中(如图一·19-21)，表示着分族之间的某种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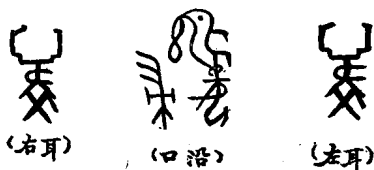
(四) 在一些分族徽号旁又赘增一个或两个另外的族称，似应看作这些分族的分支(如图一·22-26)。

三、亚燕是燕国的国族徽号

判断亚燕徽号的族属，该类器物的出土地点是一个重要依据。近年来，有不少亚燕器出土，其地均在燕国范围以内。^① 下面把亚燕器历次出土的时间、地点、器名、徽号以及作器时代表列于下：(见表一)

当然单是出土地点一项，仍不足以确证徽号的族属，更要紧的是从徽号本身以及与之相关铭文的联系，加之与文献记载反复印证，方能对徽号的族属提出有力的证据。

(一) 《三代吉金文存》卷十载有一壶铭文为：



图三

在商代，铭有“某妇”的铜器很多，与妇字连署的另一字均为妇人所出的族名。此器铭于壶口沿的是两个图象文字，下面为妇

^① “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载《考古》，1974年第6期；“北京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载《文物》，1983年第11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载《考古》，1974年第5期。

字，冠于妇字之上的一字是玄、鸟二字的合文。玄鸟就是燕子，此妇以玄鸟称呼，表明她所出之族名为玄鸟，即燕子。在同一器物的两耳部，又各刻下两个完全相同的徽号，这就是亚燕。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这件器物是亚燕族为其族女所作的媵器，器物上标明其所出的族徽号，是合于情理的。这也有力地证明亚燕应是燕的国族徽号。

(表 一)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器名	徽号	作器时代
1867年	北京芦沟桥	盃 一	彛侯亚燕	周 初
1973年	辽宁喀左北洞村	方鼎一	彛侯亚燕	商 末
1974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	盘 一	亚 燕	周 初
1975年	北京房山琉璃河	鼎 一	彛亚燕	周 初
1982年	北京顺义牛栏山	鼎 一	彛亚燕	周 初
1982年	北京顺义牛栏山	卣 一	亚 彛	周 初
1982年	北京顺义牛栏山	觶 一	亚 彛	周 初
1982年	北京顺义牛栏山	尊 一	亚 彛	周 初
1982年	北京顺义牛栏山	觚 二	亚 彛	周 初
1982年	北京顺义牛栏山	爵 二	亚 彛	周 初

(二) 如上节所述，在商代晚期，亚燕徽号上又往往赘增了各分族的名字，这应是在亚燕这个国族之下，“以字为谥(氏)”分衍派生的新的分支。这些分族的事迹，有的在典籍中已茫然不可考究，但凡可以大略考见其史迹者，均与燕有关。

1. 清道光年间，山东济宁梁山下曾出土古器物七件，是燕国

贵族的器物(燕器遗于齐地,原因待考)。其中有盃、鼎各一件。作器者的名字与图一中12 亚形字框中燕上的一字相同。陈梦家先生认为此人是第一代燕侯的兄弟,是燕召公的子辈。^①显然此人是燕的显贵。作为族称,这个名字又经常出现在亚燕徽号之中,两者复合为亚燕族系一个分族的徽号(如图一·12、24-26)。以氏族名称称呼该氏族成员特别是其首领,在金文、甲骨文中是一个普遍现象。此作器者的名字同时兼作族称,就是这种习俗的表现。从此人名与燕召公的关系,作为族称时与亚燕徽号的复合,以及出现于该器铭文之中的“在燕”、“大保”等记载,^②可以证明,此人名与亚燕复合而成的徽号应为燕部族的分支,亦可证明亚燕应是燕的国族徽号。

2. 正因为上述作器者的名字是以族名称呼的,所以,作为一个部族才有可能既存在于商代晚期,又存在于西周早期。商代末期,该分族的徽号上又往往赘增“孤竹”二字^③(见图一·24)。孤竹是商族的同姓,是商代北方的一个诸侯国,直到春秋时代,孤竹国还存在。《国语·齐语》在记述齐桓公救燕伐山戎时,曾有“北伐山戎……斩孤竹而南归”的记载。一般认为古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附近。《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十八“永平府”:“孤竹山在卢龙县西……孤竹国城在其阴”。孤竹在铭文中与亚燕联署,在地域上恰属燕地范围,直到春秋与燕并存而无任何冲突,可以认为其应是燕的又一支。这又说明亚燕应是燕的国族徽号。

①② “西周青铜器断代”,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一期。

③ 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及周初的燕”,载《考古》,1975年第5期。

3. 据《考古》1974年第五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一文所载，房山琉璃河古燕都墓地M 52出土了一鼎一尊。其作器者的族徽号同于图一·16亚燕上面的部分。这个部族也是商至周初的一个著族，该族徽号也与亚燕联署（图一·16），它的简写又常常与另一部族（指图一·8）合书于同一亚形当中（图一·19）。其族徽号与亚燕密切联系，该器铭文中又直接涉及燕侯，加之器物又出土于古燕都墓地上，说明该族（或其一支）也是燕部族联合的成员之一。这又为我们推断亚燕即燕之国族徽号增加了一个证据。

4. 《史记·五帝本纪》舜“言于帝（尧）请流共工于幽陵”，《孟子·万章》“舜流共工于幽州”，《尚书·尧典》尧“流共工于幽都”。幽陵、幽州、幽都均是指今天北京一带。《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分燕置幽州”。可知，共工氏被流放的地方当在今北京附近。《括地志》曰：“故龚（与共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于幽都，居此城”。《读史方輿记要》引《括地志》曰：共城“在檀州燕乐县界，即舜流共工之地，一作龚城”。由以上记载，则可进一步明确共工氏被流放的地方在今密云县一带。亚燕徽号中有一分族的名字叫作共（图一·11），我们认为该分族就是共工氏的后裔，在商代后期亦加入了燕的部族联合。故其族称也出现在亚燕徽号之中。这又为我们将亚燕看成燕之国族徽号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证据。

5. 一百多年以前，芦沟桥曾出土一批青铜器，^①其徽号同于图一之9。近年来，该族的铜器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顺义牛栏山、辽宁喀左等地接连出土。从这个族称与亚燕的复合，从该族器物

①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一辑。

均出自燕地两个方面，进一步证明将其看作燕部族的一个分支是有道理的。由该族器物种类、数量之多，从其族称常与“侯”字连署，可知自商后期至西周初期，该族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的侯爵国家。我们认为，该部族应是典籍中的蓟。^①《史记·周本纪》：“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集解”云：“地理志燕国有蓟县”，“正义”曰：“蓟、燕二国皆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蓟、燕之间若分若合、若离若即的关系，是由燕蓟间国族与分族的关系造成的。蓟国的名称与亚燕徽号的复合即是极好的说明。这又为我们将亚燕看成燕的国族徽号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四、燕的部族与燕的都邑、封地及世系

在史籍中，有关燕国都邑、封地的记载似乎十分杂乱，历来争论很多。人们总以为燕的封地只会有一，不会有二有三；同样，燕的都邑也只会有一，不会有二都甚至三都同时并存。实际上燕国的情况并不如此，不但它的封地有三处，都邑有三个，而且燕的公侯世系亦可分作三段，分属三个不同系统。资料证明，造成这些复杂现象的症结所在，就是燕的部族及部族联合。

典籍所载，春秋、战国时代，燕有三都，中都、下都之称见于文献，上都之称虽文献不载，但中、下二都既为事实，上都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

下都：《水经·易水注》云：“易水又东迳武阳城南，……故燕之下都，擅武阳之名。……武阳盖燕昭王之所城也”。《元和郡

^① 详见葛英会：“燕国的部族及部族联合”，载《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年第一辑。